

告别GDP崇拜

——中国发展的一种解读

[狮子开口]

25年来，中国已经先
后告别了对个人的顶



礼膜拜、对计划经济的崇拜与对单一所有制的崇拜。
而对GDP崇拜的告别，是这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之后的
又一次思想演进。中国能否成为“21世纪全球最伟大的
发展故事”，取决于它选择怎样的国家战略和公共
政策。面对GDP，重要的是要知道它包含了什么，遗
漏了什么。从现在开始，我们将对中国发展进行一次
全新的解读。

秦
朔
著

告别GDP崇拜

——中国发展的一种解读

秦朔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告别 GDP 崇拜：中国发展的一种解读 / 秦朔著.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5
ISBN 7-213-02807-3

I. 告… II. 秦… III. 国民经济计算体系—研究—中国 IV. F22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7809 号

告别 GDP 崇拜

——中国发展的一种解读

秦 肖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0571) 85176516 85061682

责任编辑 朱丽芳 王志坚
(E-mail: zhulifang@hotmail.com)

封面设计 朱 南

责任校对 鞠 朗

激光照排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大众美术印刷厂
(杭州市拱康路)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8.75 插 页 2

字 数 9 万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2807-3

定 价 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蓝狮子”的话

我们都是“蓝狮子”，我们都是“蓝狮子”——这是我们的共同身份。我们是“蓝狮子”，我们是“蓝狮子”——这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我们是“蓝狮子”，我们是“蓝狮子”——这是我们的共同追求。

狮子在丛林里逡巡，留下清晰或者杂乱的脚印。某一个清晨，它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到一个地方，决意共同去探索一种理想。

这是一片广袤幽深、不无陷阱和荆棘的丛林。但每当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陈腐的气息总是可以被新鲜的、向上的朝气驱散，让新的希望与活力萌生。

我们聚集到一起。我们的社会职务各有不同，但却扮演着一个共同的角色：中国财经世界的观察者。

我们的理想，可以简单地描述为：在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走向现代化、国际化的进程中，以写作和出版的形式，对形成健康的财富观念、商业伦理和管理文化有所助益。

我们被这种理想所感召。正是在这种理想感召下，“蓝狮子”财经丛书诞生了。

“蓝狮子”是针对快速成长中的中国财经阅读市场而构思的一个图书品牌。它由一批新锐的本土财经作者共同倡导和建立，并与

贝塔斯曼亚洲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

“蓝狮子”也是为了激励和服务更多优秀的财经作者而建立的一个开放性的平台。它将与一批中国优秀的出版机构,以及许多有远见的营销机构紧密合作,共同创造以诚信为基础的出版平台,努力发掘并培育本土的财经出版资源。

我们深信,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财经的力量终将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主导力量。

“蓝狮子”将伴随着这一股力量的成长,观察财经世界的风云,努力有所发现,有所传播,有所贡献。

以理想为旗,2002年10月,“蓝狮子”生于中国,正式启程。

发起作者:

秦 哲 (《南风窗》、《新营销》总编辑,《美国秀》、《大变局》等书作者)

吴晓波 (《大败局》、《非常营销》等书作者,现任职于《东方早报》)

胡 泳 (著名财经评论家,《海尔中国造》等书作者,《数字化生存》等书译者)

赵 晓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有学术著作数种和大量财经随笔)

刘 韬 (《知识经济》总编辑,《知识英雄》、《企业方法》等书作者)

刘洲伟 (《21世纪经济报道》主编,《非常原始积累》等书作者)

“蓝狮子”网站: www.bluelion.com.cn

目录

引子 SARS以后 /7

永远不要小看SARS对中国的影响，它启动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性反思。

启动历史性反思 /11

最重要的启示 /12

指向未来的标尺 /14

数字与国是 /17

由于在中国，数字是如此特别、重要和敏感，因此人们说，政治出数字，数字出政治。至少，数字和政治高度相关。而GDP的每一次摇摆，牵动的，都是一个国家的命运。

小平同志作了一个判断 /20

50年来的三大指标 /21

争论的三个层面 /22

恐高症 /23

小康忧患 /25

“天花板” /30

审视的角度变了 /33

链接 胡鞍钢谈中国五大挑战 /35

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 /39

GDP于1953年初步成形，1968年和1993年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进行了两次重大修改，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经济核算体系。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在国民经济统计中引入GDP，20世纪90年代正式使用。

社会经济福利的一个最好指标 /41

没有它万万不能 /43

今昔25年 /44

GDP离人们的生活很近 /45

“中国威胁论” /48

“统计水分论” /50

虚报与漏算 /52

GDP之限 /57

GDP是一个我们离不开的重要经济指标，但它不是上帝，不是万能。当它惟我独尊、当它被当做根本，那么，GDP增长的异化也会发生：从重视GDP，到追逐GDP，到唯GDP，最后到直接在GDP上做手脚，污染GDP。在GDP“压倒一切”的同时，被它毁灭、掠夺、扭曲、过度消耗和牺牲的东西也许更多。

GDP不能衡量一切。更不能为了GDP而不顾一切。

GDP不能衡量社会成本尤其是环境代价 /60

GDP不衡量增长的代价和方式 /64

GDP不衡量效益、效率、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 /70

GDP不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 /76

GDP不衡量幸福 /79

GDP不衡量分配 /83

从崇拜到超越 /87

中国,正在走出,也必须走出GDP崇拜,超越GDP崇拜。

新逻辑 /90

新导向 /93

链接 印度:美丽而有竞争力的增长? /98

新增长 /100

链接 GDP变轻了 /104

不会消失的争论 /107

如果说前20多年是中国崛起的准备期,那么接下来的这20多年,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就是中国开始崛起,同时也最容易与现有的世界大国发生摩擦的拉锯期,再后的20多年,和平崛起的中国将作为新的大国被接纳,出现新的国际均衡期。

公共政策与地方行为 /110

侧重点的不同 /113

我们为什么需要理想 /116

附录 东亚快乐鸿沟 /120

误区:高收入增加快乐 /121

形成东亚快乐鸿沟的五个原因 /124

不需要脏兮兮的增长数字 /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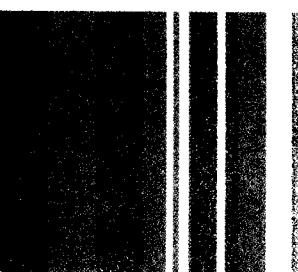
链接 可持续发展的六项原则 /131

本书主要参考文献 /133



引子

SARS以后



永远不要小看SARS对中国的影响，它启动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性反思。

让今天的理智成为明天的舆论和后天的传统。

——塔尔德

一个社会的兴衰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其政府所选择的公共政策。

——晏昆(《经济学原理》)

“在政治上，对对手的最好报复就是比他活得长。”这是温斯顿·丘吉尔的名言。它不无幽默且意味深长。然而，对治理一个国家而言，政治除了是一门审时度势的妥协的艺术——它更需要智慧，它还是一种对勇气和责任的检验。在这里，见识固然宝贵，超然于个人祸福之上的勇敢和付出更为重要，任何逃避和含混都于事无补。正如1940年5月13日，丘吉尔在他非常简短的就职演说中所说的：“我所能奉献的唯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在那个时刻，这位著作等身的作家、辩才一流的演说家，用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确和坚定的声音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责任，那就是在陆上、海上、空中作战，不惜一切代价，不惧一切恐吓，不论前路如何漫长、如何艰苦，去夺取胜



在丘吉尔75岁生日茶话会上，一名年轻的记者对丘吉尔说：“首先先生，我真希望明年还能来祝贺您的生日。”丘吉尔拍拍记者的肩膀说：“记者先生，你这么年轻，身体又这么壮，应该是没问题的。”

利——“因为没有胜利就不能生存”。

人类应当向自己的目标迈进。国家应当向自己的目标迈进。战争时期的国家目标一清二楚，做到群策群力、并肩前进是容易的；而在和平年代，当利益的分布充分多元化，许多机会主义行为已经固化成一种习惯、甚至一种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时，则国家战略和政策的调整，其实是知易行难的。和平年代的危机往往也就在这里——危机不在于问题已经发生，而在于人们普遍认为问题不会发生——直到蓄积已久的压力像强大的、无可抑制的蒸汽，将那沉重的锅盖冲开。

任何国家都存在压力，这并不奇怪。重要的是如何看待和对待压力。1963年，马丁·路德·金在那场为黑人争取自由平等和就业权利的“大进军”上这样“提醒美国”：“现在正是万分紧急的时刻。现在不是从容不迫、悠然行事或服用渐进主义镇静剂的时候……忽视这一时刻的紧迫性，对于国家将会是致命的。”他告诫说：“在黑人得到公民权之前，美国既不会安宁，也不会平静。反抗的旋风将继续震撼我们国家的基石，直至光辉灿烂的正义之日来临。”

新的世纪之初，当中国以其20多年的努力转型为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闪亮地谱写出“世界经济的一部伟大史诗”（经济学家胡祖六语）时，当新的领导集体刚刚接过执政的权杖、扬起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旗帜时，2003年春天，中国却不如期然地与那种“万分紧急”的“紧迫”交手了一次。这就是SARS，突如其来SARS。根据2003年9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报告，全世界32个国家和地区出现了SARS，SARS病人总数为8098例，其中中国大陆5327例，中国香港1755例，中国澳门1例，中国台湾346例。

中国全土的病例,占全部病例的91.7%。

启动历史性反思

永远不要小看SARS对中国的影响。它让无数中国人刻骨铭心地感到,与最有价值的东西一样,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也是看不见的。它如此之小,藏匿在我们的视线之外;它又如此之大,几乎影响到领土的每个角落。

更重要的是,它的到来是悄无声息的。

直到现在,人们还无法完全破译SARS之谜,但是,人们已经知道,它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它不是上帝无意丢下的一场“灾难游戏”。

那么,在我们的周围,还有没有像SARS一样的东西?

假如在其他领域——生态、资源、环境、政治、经济、社会、国际,也存在“类SARS”的病毒,它的潜伏和发作形式会是怎样?

.....

“对我们威胁最大的,偏偏是那种缓慢渐变、无法察觉的过程,甚至是非线性的变化过程。”管理学家彼德·圣吉说。

这位最早倡导“学习型组织”的学者在他的名著《第五项修炼》中曾经提出过一连串的问题:“水质是突然恶化的吗?交通是突然拥塞的吗?健康是突然变坏的吗?婚姻是一下子变糟的吗?孩子是瞬间消沉的吗?治安是几天才混乱的吗?国家是猛地变弱的吗?企业是突然破产的吗?”他的答案都是:“不。”

喜欢把目光专注在眼前的个别事件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似乎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养成的一种习性。彼德·

圣吉说：“这在某个片段范围内或许是真实的，但是它们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未能以较长远的眼光来看事件背后变化的形态，并且未能了解产生这些形态的原因。”就如一面镜子，被切割后再拼合，还有真实完整的原貌吗？

SARS风暴，恰如一道天启，不仅给陶醉在“经济增长决定论”中的中国迎面一击，更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已有的成长方式、发展方式、思维方式，促使人们去想更多的问题，那些长远的重大问题。

我们必须换脑筋。必须要有思考上的大格局。

爱因斯坦曾说：“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没有办法靠制造这些问题的思考方式来解决。”

SARS，启动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性反思。



不间歇的思考与推翻，是历史进步的唯一轨迹。爱因斯坦曾说道：“牛顿先生，很抱歉推翻了您的理论，不过您的成就是您那个时代一个人的智力和创造力所能达到的巅峰。虽然我们知道，当我们对宇宙万物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以后，这些观念将会被一些更抽象的新观念所取代。”

最重要的启示

今天，当我们回望近两年间中国社会的那些重大标志性变化——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和平崛起——我们当会注意到，这些观念都早有端倪，不是无迹可寻，它们都有着历史累积的因由和时空脉络的延续。但是，正是在SARS之后，它们才更强烈地凸显出来，更鲜明地生成了。

SARS是中国社会的一场危机，是令全民族“学到更多的知识、道理和科学”的契机，更是中国调整和优化国家发展战略的触媒和生机。

胡锦涛，党的新任总书记，曾因SARS而深深揪心；温家宝，政府的新任总理，曾为SARS失眠、落泪；他们无法前瞻SARS的袭击，但在抗击SARS的挑战中，他们做出了

明智的选择。他们的思绪,以SARS为起点,不滞于此,不限于此,最终贯穿到整个国家的发展方略之中。

2003年4月14日,在SARS疫情最严重的广州,胡锦涛和一线医护人员座谈。15日,他对广东省的领导说,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

6月17日,在温家宝主持的讨论公共卫生建设的专家座谈会上,他提出四个协调发展的观点:城乡之间协调发展;地区之间协调发展;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7月28日,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胡锦涛提出,要更好地坚持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增长不等于发展”。

9月15日,在国家行政学院省部级干部专题研究班讲话时,温家宝提出,“树立以人为本的政府管理思想,坚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观”。

到了10月,在庆祝建国54周年招待会的讲话中,温家宝指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应该成为我们长期坚持的重大指导方针。”他还说,这是抗击非典斗争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一个关系到中国未来长期发展的重大指导方针,一步步地成形。

10月11日到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之一;《决定》还强调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

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五个统筹”。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四分之一世纪为跨度,中国重又认识到: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不是单纯追求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要有利于全面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要求,实现社会和谐和全面进步。否则的话,正如温家宝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所说的,“城乡发展不平衡、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就如同一个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路一定会摔跤的”。

“巴西丛林一只蝴蝶偶然扇动翅膀,可能会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掀起一场龙卷风”,这是197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洛伦兹提出混沌理论时的一句通俗解释。“混沌”表面上混乱无序,实际上有着内在动因,而且对初始条件十分敏感。

从某种角度看,SARS也是一只蝴蝶。而要降低各种各样的SARS、“类SARS”来临的风险,化解其威力,外部环境的“初始性方向”尤显重要。

从“发展”到“科学发展”,就是对中国国策初始方向的一次调校。

指向未来的标尺

“巴西丛林一只蝴蝶偶然扇动翅膀,可能会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掀起一场龙卷风。”从某种角度看,SARS也是一只蝴蝶。

一年的光阴流逝,这已经是2004年的4月下旬,阳光过早地灿烂,天气过早地炎热。上个星期,我在广州、上海、北京三个地方待过,所有的地方,阳光一样灿烂。